



创造伊甸园

陈非子 著

新华出版社

創造伊甸園

——

——

C913.1 222
C446

创造伊甸园

陈非子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创造伊甸园/陈非子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1

ISBN 7-5011-4550-4

I. 创… II. 陈… III. 婚姻-通俗读物 IV. C9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8227 号

创造伊甸园

陈非子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36,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550-4/G·1684 定价: 28.00 元

第一篇 创造婚姻 学习爱情

当我们沉湎于肉体快乐时，正是心灵底部的爱欲深感寂寞的时刻；当我们以肉体享乐换来物质实惠时，正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惨遭劫难之际。结果，我们一味地沉湎于性欲，是因为我们害怕爱欲的失落；我们自视高傲地远离了婚姻，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性欲和爱欲本是情同手足、唇齿相依！



在我们民族的婚姻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时期的人们像今天这样遭到如此强烈的婚姻问题的困扰了。这主要来自于经济动机的侵扰：经济发展带来的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及其精神需求的变化终于打破了以往稳定而统一的家庭格局，它一方面拉开了家庭之间的物质差距，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婚姻观念。今天，传统贞操观受到了极大冲击；以往女人单方面的忠贞受到愈来愈多的女人的抵制；婚前性行为的禁区打开了；离婚者不再是众叛亲离的众矢之的；人们对于第三者的谴责降温了；情人成了倍受青睐的时髦；同居与试婚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与默许。传统婚姻观正是在这种开放的社会风尚下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那些在婚姻生活中得过且过的人们似乎不愿再束手待毙了，那些本以为通过婚姻可以一劳永逸的人们也不可能再若无其事地高枕无忧了。随着个人意识、个人发展、个人自立等一系列个人感的日益深入，人们自身的完整性与丰富性逐步得到提高，同时他们对婚姻伴侣的要求也从以往单一而机械的大众模式向着多元而生动的个人喜好转化。按照世界著名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关于人的需要层次的论述，今天，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走出了生理需要与安全需要的低级层次而向着爱（包括情感与归属需要）、自尊与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要迈进。在

当今这个可以称之为全方位的国民精神裂变中，在由这种精神裂变所导致的人们的性观念的变化以及由全体国民由来已久的物质饥饿与性饥饿所造成的颇具“写实”味道的性开放运动中，性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性开放运动何去何从；女人的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女人何去何从；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白头偕老的婚姻是否还存在，婚姻伴侣将何去何从等等。这些问题，纵使表面看来已从人们气派非凡的餐桌上消失了，已为人们来去匆匆的奋斗所淡漠了，甚至已经与人们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了，但实质上，它们却正在以一种变态的形式困扰着开放潮流中的男男女女，或者说得坦率些，即使那些看似十分热衷于“极时行乐”的人，其精神世界亦程度不同地遭受着与他们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完全背道而驰的空虚与焦虑。于是，在这种由性开放运动所带来的新的困境中，又有一部分人开始思考人生了；也有一部分人，即使从未有过激动人心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了一个充实意义上的自我，也开始不安于现状了；还有一部分人，则已经开始了有关生命质量的种种思考与探索。并且，这些人在新的探索中需要的已再不是遮遮掩掩的文过饰非，更不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与“但是”，他们需要的是明明白白的“是”与“不是”，是深层意义上的“为什么”，是老老实实的“怎么办”。今天，当愈来愈多的女人在解放中找到了遗失的自我，当愈来愈多的女人在找到自我的同时又遭遇着种种新的挑战与困惑，当愈来愈多的男人面对着“阴盛阳衰”的性别阵地表现得愈加无奈与不知所措时，将学习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已经是时候了。

心理学里有一句名言：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是为知道我们向何处去。今日的性开放固然是经济变革的产物，但

潜入到整体性解放运动的深层由来时，我们不难发现，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西方人的第一次性解放一样，中国的十年浩劫对于我们今日的性开放或许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为此，重温历史——他人的和自己的历史——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昨日的伤痕，明白今日的无奈，认清明日的起点吧。

西方的第一次性解放开始于本世纪初的 20 年代，但在这之前的 19 世纪中到 19 世纪末，许多西方人已遭受到精神失落与道德失落的迷惘与痛苦。1859 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了《物种的起源》，第一次从科学上否定了“上帝创世说”，致使许多人遗弃了上帝，他们在精神上重重地失落了；不久，1900 年，奥地利心理治疗家弗洛伊德发表了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心理学著作《梦的释译》，当人们从这位心理医生的分析中得知自己心灵深处的潜意识实为人类行为的主宰时，人们心目中固有的神圣观念再次遭到撞击和破碎，人被传统观念视为恶性根源的“本能”所追踪，人被自己的影子所迷惑，人在理智与本能之间来回摇摆，终于导致了道德上的虚无主义；然而，在价值破碎的威力上，却没有一件事能够与战争相比，从 1914 年到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 4 年，在那灾难性的 4 年间，人们的精神痛苦与失落达到了顶点。战争中，盲目的屠杀，狂暴的毁灭，无耻的谎言，使人类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被否定了，破坏了。战争把人类的肉体逼向死亡，把人类的灵魂逼向价值失落的边缘。从此，人们什么也不信了，支持人们继续生存下去的惟一办法似乎只有逃避——性欲、酗酒、打架、斗殴、变态的艺术就是一切，除此以外，人们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们什么也不想知道了！发现自己遭到上帝的愚弄，人们彻底失望了，他

们竭力在肉体的陶醉中去否定一切思想——否定一切，以便去制造一个虚无的世界。于是，到了1920年以后，整个形势几乎在一夕之间就完全改头换面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人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着魔。爱情的美好和神秘被血淋淋的现实击碎了，性的魔力使人们一下子陷入到性爱泥潭。

美国人本心理学大师罗洛梅曾对西方性解放发出如是感叹，他说：“过去，倘若一个女人随便跟男人上床的话，她心里会有一种厌恶的罪恶感，而现在，倘若她跟男人约会几次还不敢上床的话，她心里便会有一种压抑的罪恶感——惟恐男人指责她有‘病态的压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拥有爱而避免肌肤上的交欢，而现代人则希冀肌肤上的交欢而避免陷入恋爱！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性感’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且还会对着你频送秋波。”

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有4年，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在足以代表整整一代的时期内，中国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空前规模的内战。整整10年，群众斗群众，群众斗领导，领导斗群众；整整10年，同事诬陷同事，亲人背叛亲人，朋友出卖朋友；整整10年，个人迷信，长官意志，空洞口号；整整10年，大字报，大辩论，大揭发，大批判；整整10年，监禁、关押、抄家、武斗。在这场蒙昧主义伴随着专制主义的回潮中，在全国上一亿人以上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株连与迫害中，以往的价值观念颠倒了，群众思想混乱了，人与人之间淡漠了，国民经济衰退了，人对人生的信念动摇了，人对事业的追求停滞了。与一次大战后的西方人相仿，那个时期的国人亦陷入到由极度悲观和失望所导致的精神虚无主义之

中。于是，草草恋爱结婚，匆匆生儿育女，对酒当歌，及时行乐，似乎成了人们惟一的寄托。

十年浩劫以红卫兵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又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而告结束。从朝气蓬勃的革命小将到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那一代人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从沸沸扬扬的大辩论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异口同声的大批判到热火朝天的破四旧，从疯狂至极的个人崇拜到如火如荼的大串联，从上山下乡的迷惘到颓然返城的失落。整整十年，蹉跎了求知的岁月，打碎了儿时的梦想，残酷现实与空洞口号之间的强烈反差给那一代人心里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解答的问号！然而，他们仿佛一群被赶出家门的孩子们，被家人冷落了，他们犹如一伙被放逐的囚犯，不再有归途了！他们瑟缩在凄风冷雨中，他们在寒苍的月下与星光为伍，他们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只得用相互慰藉洗去心灵的悲哀，用肉体的欢乐来掩盖失落的痛苦。

一位从那个年月走过来的婚姻失落者这样告诉我，岁月伤害了我们，我们也遗失了岁月，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已经生儿育女，但我们生活得不幸福。背负着岁月的伤痕，我们无奈地往前走，我们竭力忘掉过去的伤痛，却不能，因为过去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还是在撰写我的第一本书《苏醒的伊甸园》时，有位朋友感叹良苦地对我说：“如今是物质升值和爱情贬值的时代。”我敬佩这位朋友“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却不能苟同他的只反映表面现象的结论。诚然，几乎一切变化都是从开放开始的，由于开放，人们敢于冲破爱的禁区了，人们敢于奋起破坏了，人们敢于追求个人幸福了，甚至人们也敢于追求个人享乐了，直到今天，连性的禁区

也被打破了。然而，当我们潜心去追寻性解放的真正原由时，当我们回过头去细细咀嚼我们的先人和父辈有过的情感生活时，却发现，许多人谓之随开放而来的爱情贬值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价值的回复，或者叫做价值的真实再现！为此，通过我们自己的故事——庄子漫游鲁国的故事——能否使我们更为客观地认清我们整体国民的情感状况呢？

庄周到鲁国去漫游，发现在这个所谓保存周礼最为完好的国家，尽管人们的衣食住行全都按照礼仪规范行事，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死气沉沉，毫无奋发向上的意气。于是庄周建议鲁王脱下身上那张招人眼红的皮毛，穿上粗布衣，以橡树子为食，与鸟兽生活在一起，以便重新获得大自然的洗礼。鲁王听了庄周的话不以为然地说：“我们鲁国的读书人皆以儒者为业，没有一个人愿意学您那一套。”庄周沉着地说：“鲁国之士没人相信我这套学说是事实，但是，鲁国也没有几个真正的儒士。”鲁王得意地说：“我们鲁国所有的人都穿着儒服，怎么能说没有几个真正的儒士呢？”

庄周说：“不错，我一路确实看到了很多身着儒服的儒士。但是，一个人如果真正得到了某种本领，并不见得就穿着某种独特的衣服；而一个人即使穿着某种独特的衣服，并不能说明人的内在。鲁国的儒士们虽然都穿着儒服，并不见得都通晓天象地理，具备事至而断的能力。大王若不相信，何妨一试。”

鲁王说：“我们鲁国有这么多儒士，怎么才能让您相信他们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儒士呢？”

于是庄周献上一计。鲁王照计行事，立即在鲁国发布号令：凡是身着儒服而不知儒道的人均处以死刑。

第二天上午，庄周在曲阜城中漫步，他果然看到了许多身着儒服的儒士在张贴的布告前纷纷议论，奔走相告，诚惶诚恐，不禁暗中好笑。等到下午，整个曲阜城中已看不到一个身着儒服的人了。

庄周漫游鲁国的故事距今已有几千年之遥，重温这个寓意深刻的故事或许能够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而今我们面临的，不正是整体国民脱掉儒服而不得其所的困惑吗？几千年来，我们一直自诩为文明古国，但当回忆起我们曾经有过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残忍，“男女授受不亲”的愚昧和“十亿人民步调一致”的荒唐时，我们从历史的镜中看到的不是今日这个已然脱掉了儒服换上了洋服，表面气派非凡却根底苍白空寂的时尚空心人吗？

不可否认，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但也不能不承认，由于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由于儒家文化所营造的情境文化中心模式是如此地深入人心，由于在长期的情境文化中心模式中，我们的传统婚姻的基础从来不是爱，而只是约定俗成的三从四德与三纲五常，由于在以往相当一段时期内——包括解放以后的二十几年——无论爱抑或个人都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当一夜之间席卷而来的改革大潮将个人意识、个人发展、个人自立等这些我们曾经异常渴望又异常生疏的个人概念塞进我们的意识时，我们确实有些受宠若惊，不知所措；我们确实无力去享受这突如其来的个人自由，我们太贫穷了——无论在物质或情感上都是贫穷的！我们太疲倦了——无论在精神或思想上都是疲倦的！我们曾经是好学生、好工人、好职员、好团员、好党员、好干部；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没有钱，没有充足的物质享受，没有期待的婚姻幸福。所以，当改革大潮赋予我们相

当程度的自由时，我们确实很难不堕入那种充斥着各种“写实”欲望的开放潮流：我们不再关心自己是什么，我们只想拥有一切。并且，按照马斯洛的需求论说，我们今日的性开放——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离婚，同居与试婚——仍未能走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低级层次。即是说，就我们的整体婚姻状况而言，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重要性；我们只是意识到了没有爱，没有自尊，没有自我实现的痛苦。而由这些“没有”的痛苦所激发的对“有”的需要与渴望，便不可避免地使我们今日的开放行为具备了更多的破坏性。我们目前正处在破坏与建设的交接口。我们已经学会破坏了：破坏了传统的婚姻道德，不再相信传统的婚姻美德；我们从长辈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那些人云亦云、约定俗成的传统观念是不合情理的、不尽如人意的东西，它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相反，它使我们失去了人生幸福，所以我们终于奋起破坏了。然而我们还没有学会建设，我们脱去了原来的旧服饰，我们还未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新衣裳；而那种稳固、长久的人生幸福（包括婚姻幸福）绝不可能建立在由一两个愤怒情绪所激发的破坏中，而只能有赖于健康心态和科学理念所生成的建设。我们目前所需要的正是建设，重新建设爱情，建设婚姻，建设家庭。建设需要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人需要文化，一个朝向文化的人需要学习。因此我们只有去学习，去学习爱情，去学习爱的艺术。除此以外，任何形式的破坏——我们可以离婚，可以投向婚外恋，可以求助同居与试婚——或许只能给予我们暂时的解脱，却永远不可能给予我们真正的幸福。

在与我倾诉的读者里，有不少人表示他们渴望父母一

辈的温馨和平静，但深入到父母一辈的情感世界后我们发现，那里有的也并非全是我们希冀的幸福。前不久，一位友人的母亲去世了，在她与丈夫共处的40年间，她的丈夫竟30年不与她同居，直到她走的那一日，丈夫头一次哭了，写下“悼念爱妻”挽联。不解的女儿问父亲：“爸爸，妈妈在世时，你为什么不对她好一点呢？”而悲痛的父亲只有老泪纵横，说不出一句话。固然，我不否认在我们的父辈中确有不少相亲相爱白头偕老的典范，但在今日这个已经摆脱了小农经济的束缚而逐步向着大工业迈进的时代，那种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赌注中获得的偶然幸福不可能亦不应该成为这一代与下一代人的婚姻参照。纵观我们的整体婚姻状况，人们对婚姻的失望感是异常普遍的，然而，假如没有了婚姻制度，恐怕我们面临的将不仅仅是困惑，而是更加凛栗的孤独和寒冷。婚姻自摆脱了纯粹的生殖意义和生产意义后被注入了爱情的内涵，但对于一个在传统文化中从未重视过爱的民族来说，所谓爱情的内涵难免不显得苍白甚至偏颇。于是，一方面我们不能没有婚姻，另一方面，没有爱情的婚姻又不会幸福，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将婚姻与爱情融为一体，如何在不尽如人意的婚姻形式里创造出自己的人生幸福，对于在物欲横流的诱惑里变得愈加挑剔的当代人来说，爱已不再是天经地义的“本能”，爱已成为我们必须掌握的学问。

因为我们首先是肉体，其次是精神。再伟大的精神，若失去了肉体根基，也即失去了生命力；再强劲的肉体，若失去了精神指引，亦不过是动物的肉体。相反，只有紧紧地附着于精神的肉体才是人性的肉体，只有牢牢地根植于肉体的精神才能反过来超越肉体，创造肉体。回顾历史，儒家文化并非不精深，但正是“男女授受不亲”的愚

昧让我们远离了自然的根基；“三从四德”的伦理并非不良善，却正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残忍让我们关闭了自身的肉体；为扫除旧思想的大革命固然惊心动魄，亦正是“十亿人民步调一致”的荒唐让我们变成了异化的肉体。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在以往束缚的戒律里，我们不得不压抑肉体；在今日开放的自由下，我们又无法抗拒肉体；作为肉体的人，我们无法摒弃本能的性欲；作为精神的人，我们无法找到理智的爱欲。当我们沉湎于肉体快乐时，正是心灵底部的爱欲深感寂寞的时刻；当我们以肉体享乐换来物质实惠时，正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惨遭劫难之际。结果，我们一味地沉湎于性欲，是因为我们害怕爱欲的失落；我们自视高傲地远离了婚姻，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性欲和爱欲本是情同手足、唇齿相依！

创造婚姻需要学习爱情，惟有学习爱情才能创造婚姻。在传统婚姻里，爱的问题是对方；在创造婚姻里，爱的问题是自己。对于传统婚姻，爱是一成不变的责任；对于创造婚姻，爱是基于变化之上的忠贞不渝。在传统婚姻里，女人是消极的等待者；在创造婚姻里，女人要学会积极地建设。传统婚姻夺走了我们的精神，关闭了我们的肉体；创造婚姻归还我们自由的精神，同时把我们送回精神的肉体。摒弃传统婚姻中的支配和依赖势在必行，却不该丢弃传统关系中的亲善与和谐；走出传统禁忌的解放大势所趋，但仍要坚守传统道德中的信念和自律。

今天，心理学在我们的生活里依然是一个边缘学科，但当我们在遍布北京的书店、书市和书摊上看到那么多层出不穷的有关婚恋问题的书籍和那些对这类书籍爱不释手的读者时，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地说，尽管今天的人们还未曾意识到“爱需要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实际上已经在

学习了。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还远未走出“窥探别人隐私”的低级趣味，我却以为，窥探他人隐私亦不失为一个进步——窥探他人就等于正视自己，而勇于正视自己，其正是学习爱的第一步。

人类自诞生以来由于偷吃了禁果而被赶出了伊甸园，今日我们又因抛弃了传统而被赶到了地球的边缘。一则近来流传于西方的小笑话说，一日，一群外星人在宇宙的窗前看地球，他们发现地球人普遍患有一种疾病——可怜的地球人正蜷缩在地球的边缘，每人都呆坐在一座小白房子前瑟缩发抖。听了这个笑话，或许狂妄的地球人会不以为然地嘲笑外星人的无知，却谁能断言，未来的一天，外星人的揣测不会成为我们的悲剧呢？而事实是，今天，当我们赤身裸体地蜷缩在世纪的风口时，我们之中的很多人不是已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寒冷了吗？然而，我们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原始的乐园对我们已经永远地关闭了。至此，除了通过学习来发展自己的理智，以寻求一种新的具有人性特点的和谐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第二篇 走出婚姻命运

或许，我们经历的婚姻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情感历程倒置的恶果，婚前的迷恋变为婚后的清醒；婚前的盲目变为婚后的选择；婚前的目的性变为婚后的随意性；婚前的优点变为婚后的缺点；婚前的忠贞变为婚后的不贞；婚前的希望变为婚后的失望。